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監生臣王　錦

謄錄監生臣阮鍾瑗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誠感　陰德

誠感

禮曰至誠如神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夫鍾最靈之質陶中和之氣精懇内激冥期潛會乃至湍流自郤金石爲開集天澤於旱暵燭異光於幽

晦神交於夢寐德柔於猛鷙殊類擾狎竒徵協應以至嶽靈通感海神助順品物效正纍囚不欺斯固繇衷以發寂然而通以至情而格于神明君子之爲貴者也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

漢李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位至前將軍

王尊成帝時爲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

隄老弱奔走恐水决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後漢許楊汝南人太守鄧晨署楊都水掾使復立鴻郤陂豪右大姓因縁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鮮獄吏恐遽白

晨驚曰晨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遺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炤之時人異焉

陳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嘗有黄雀飛来隨弇翱翔

諒輔廣漢人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天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

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激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

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
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
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
之曰必是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
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自執紼而引柩於
是乃前式後位至廬江太守
魏管寧北海人避難至於遼東所居左右無鬬訟之聲
禮讓移於海表文帝即位徵寧將家屬浮海還郡寧之

還也在海中遇暴風船皆没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
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火光輙趨之得島島無居
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佑也後復以安
車徵之會寧卒
朱冲南安人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
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
卒以壽終
晉嵇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

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輙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誠心所感每遇幽異如此位至中散大夫

徐苗有志行嘗宿亭舍有神告亭壞遽出得免苗雖徵辟皆不就

束晳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生

晉官至尚書郎
陸機吳郡人有駿犬名曰黄耳機在雒謂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摇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雒其後因以爲常後河間王顒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董景道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雒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娱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以壽終

顔含二親既終兩兄既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蚺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繇是著名爲光祿勲致仕卒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

郭文隱居餘杭大壁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鄣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嘗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

羅含爲常侍侍中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

至夜中土開械脱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雒陽令

宋謝述少有志行隨凡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尋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没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没述號叫

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述後位至吳興太守

南齊江泌性行仁義衣弊蝨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後武帝以爲南康王侍讀卒

顧歡晩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戸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黄老道解陰陽書詔以太學博士徵之不就

謝昌寓陳郡人也爲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鵲昌寓疾二旬而鵲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鵲遂飛去

虞愿爲晉平太守郡舊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於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送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盧度始興人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度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免復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

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永明末以壽終
何點盧江灊人也累徵不就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
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
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
何胤居虎丘西寺講論經義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徃
來趨何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
家禽焉後詔徵爲侍中不就卒
韋鼎初爲梁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

鼎負尸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物流至竊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

陳王固爲梁元帝相國戸曹屬掌管記聘於西魏固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於固前跪拜

後周王思政初爲太祖丞相中軍大將軍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叚命諸將樗蒱取之物既盡太祖又

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明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巳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内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佩刀横於膝上覽樗蒲揩髀擲之比太祖止之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倚待更深轉驃騎將軍

李遠爲都督嘗較獵於莎柵見石在蘩薄中以爲伏兎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年六歲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知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

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毋銜一死兎置元前而去

隋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為齊州行叅軍初無雅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鏁傳送伽行次滎陽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叅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鏁亦大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

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擢伽爲雍令

郭儁字宏文太原文水人家門雍穆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之持書御史柳彧巡省河

北表其門閭

唐裴寂字元眞年十四州補主簿隋開皇中爲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嘗至華岳因祭神而祝曰裴元眞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四十以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

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

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期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

王隴德本馮翊王藏仁之蒼頭也藏仁父母先没未獲合葬既而從役物故其妻孀居旁無親屬隴德迎致其屍并其父母而葬之因廬其墓以負土成墳每有雉悲鳴於墳上焉太宗幸長春宮記表其閭

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

而祭爲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慤
諸巳義冐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戾以孝見
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
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數歲改授洹水丞
歸崇敬大歷中爲倉部郎中充册立新羅王使至海中
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
敬避禍崇敬曰舟人凡數百我何獨濟逡廵波濤稍息
竟免爲害

李康威少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遊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度分則獲一大魚俄有餌鈎者隨手持之得鯉魚長三尺餘人甚異焉後果鎮幽州

後唐内臣張承業爲監軍夾城之役遣承業求援於鳳翔時河中阻絶自離石渡河春氷方泮凌澌奔蹴艤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水無患

既瘖津吏報曰河氷合矣凌晨躡氷而濟旋踵氷觧
同徐台符晉末爲翰林學士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
虜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内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
乘馬性好嘶鳴及自虜中迴嘗露宿於草中雖胡騎連
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即嘶
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段希堯初仕晉爲右諫議大夫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
風濤暴越檝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生

平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佑乎汝等但以吾爲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

陰德

夫明晦之際雖則有殊而善惡之報誠亦無忒是以爲善則錫之福而昌厥世爲惡則降之咎而殛其身蓋如影響之相須符契之胥合者也若乃濟危難恤羈孤慎罰緩死以存乎性命危言切諫以申乎幽寃逌及骼胔之類鳥獸之微莫不形惻隱之心成全活之惠故能恩

洽於物慶流於家成必大之徵享無疆之祐貽孫翼子乃公乃倈足以見天道之不誣人心之可復者爾

魏顆父武子爲晉大夫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疾甚曰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戒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秦之力士）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韓厥晉人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

曰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孫叔敖楚人初爲兒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

漢丙吉字少卿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

五柞宫長楊五柞宫竝在盩厔往來二宫之間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條謂疏錄之 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内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也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于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及曾孫立是爲宣帝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

遇吉絶口不道前恩（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功也後帝知吉有厚恩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户臨當封吉疾病帝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紼繫印之糸也）帝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疾也後病果愈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

于定國父于公（史失其名）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

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王翁孺爲綉衣御史逐捕羣盜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後漢何敞六世祖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一云比干武帝時爲廷尉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爲丹陽都尉獄無

究因淮汝號曰何公武帝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策符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男六又生三子宣帝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臣欽若等曰案後漢書比干生蜀郡太守壽壽生京輔都尉顯顯生光禄大夫騊騊生濟

南太守龍寵生五
官中郎將敞也
鄧禹爲太傅嘗嘆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
後代必有興者禹子陔又言嘗聞活人者子孫有封兄
訓爲使者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臣欽若等曰按後漢書訓子騭悝宏
閶皆封萬戶侯訓女卽和熹皇后也
虞詡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按法平允務存
寛恕每冬月上其狀嘗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
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

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後爲司隷校尉尚書僕射

梁商曾祖父統更始二年爲中郎將安集凉州商女郎順烈皇后也后少善女工好讀書史商深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雖大位不究而積德爲報若慶流子孫者儻興此女乎

袁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朝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

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爲司徒京子陽爲太尉陽
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
楊震華陰人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黄雀爲
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
中唯食黄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黄衣童子
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
環四枚爲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臣欽若等
曰按後漢書震與子秉曽孫
彪俱爲太尉孫賜爲司徒

王忳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雒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胥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絶忳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久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

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
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
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
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
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
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息自迎彥
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

晉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

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毛寶初在昌武軍人有如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於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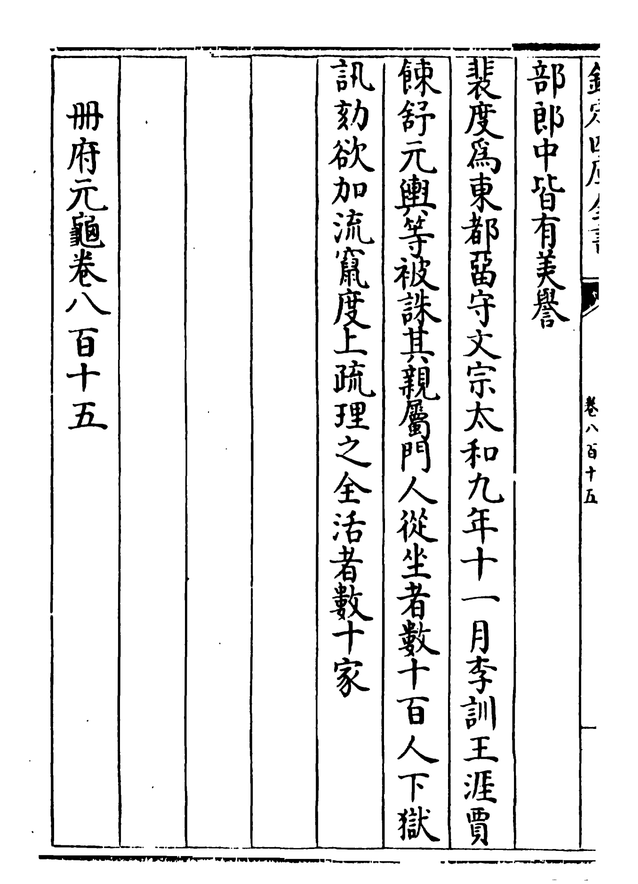
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没至是果臨荆州

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轉令監評刑三十餘載中外稱平以孝文太和十一年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尤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髙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循往脉視之告

以無恙循入宻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尺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

唐徐有功則天時爲司刑丞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等搆陷無辜皆抵極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累遷司刑少卿以諫奏枉誅者三經

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馮
先是潤州刺史竇孝諶妾龎氏爲奴所誣當坐斬有功
明其無罪於是龎氏減死有功至則天長安中卒𤣥宗
踐祚孝諶子希瑊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
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遷恭陵令
陸元方則天時爲宰相臨終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
庶幾福不衰矣元方子象先爲𤣥宗宰相景倩爲監察
御史景融爲工部尚書景獻爲屯田員外郎景允爲庫



部郎中皆有美譽

裴度爲東都留守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等被誅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訓子

傳曰父慈而教蓋父子之道篤乎天性愛之所鍾咸欲其善誘掖勗導必以義方兼資以恭奬勵其志故士之克荷世德有立於世者未始不先乎嚴君之誨也是以子之能仕則曰父教之忠不就師傅則曰父之罪也然

則於其幼也嘗視無誑及其長也弗納於邪至於女子之有行亦結褵以申戒故能宜於夫族正其家道至於天倫致美義篤於昆弟猶子均愛情厚於諸父率有嘉話申乎勸率并而述之咸可尚矣

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令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又曰君子不施其

親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大故謂惡逆之事又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故君子於其身也且猶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況敎其子孫乎

范武子晉大夫也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后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變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篇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

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後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冠也笄簪也

孔子謂其子鯉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五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以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孟釐子魯大夫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聖人謂商湯　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也　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曾參仲尼弟子也參有疾其子曾元抑首曾華奉足曾子曰微乎吾無顏氏之言吾何以告汝哉雖然君子之務亦大有之矣夫鹿以山為卑而增巢乎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蹈穴乎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故君子能無以利害義則辱奚繇至哉

漢張負以女孫嫁陳平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嫂如事乃母乃汝也

石奮號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徙居陵里茂陵邑中

之里中子内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内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此深責之也言内史貴人正固當爾迺謝罷慶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王吉為昌邑中尉坐昌邑王淫亂不能輔道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子駿遷趙内史道病免官歸

韓延壽為左馮翊棄市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

為吏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咸乃復為吏

尹賞為執金吾病疾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贓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後漢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

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丹怒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寄帛二疋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丹官至太子太傅遜位卒於家

譙玄隱藏田野終公孫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

鄧禹為太傅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

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馬援為伏波將軍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

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嘗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後果為仇人訟免官

竇武為城門校尉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紹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

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繇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

鄭玄北海高密人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

舊貧為父母羣弟所不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

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

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

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

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

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唯

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業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將閒居安性覃思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甞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

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賛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後公車徵為大司農玄以病自乞還家

魏李豐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别人物莫不注

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顧其然遂令閉門

勑使斷客

劉廙弟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後為諷所引故及於難廙官至

侍中卒

王昶嘗爲其兄子族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保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繇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乃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

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緣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縣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身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

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者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

人惡其盖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毁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尚猶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毁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

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黙而自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於對校乎其害深矣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由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污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

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令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而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髙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

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汚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

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祖位至司空

蜀向朗字巨達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朗終於左將軍

吳潘濬武陵人為太常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

顧雍為丞相時大帝嫁從女女顧氏甥故召雍父子及孫譚譚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帝極歡譚醉酒三

起舞舞不知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譴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户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聮恃恩忘敬謙虚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譴立過一時乃見遣

晉王祥為太保臨薨訓其子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

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顔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子皆奉而行之
夏侯湛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哉生䰟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瑫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懐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

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數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曽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勲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

斯文在兹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槀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纘其

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實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惟令跡是畏實爾猶是儀嗚乎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亂齔則受厥教于書學不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

修慎行用不辱於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為政最爾惟母
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寛獄之不情教之不泰
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
神明若乃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
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
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於我
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沈毅篤固
惟瑫厥清粹平理諲茂哉儁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

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
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
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
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曁于今之二
毛受學於先載納誨於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
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嘗不知予知之
追改惟沖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
擇言柔而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

父母之訓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沖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祗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瑫亦昌言瑫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誤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

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内取諸内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禄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内外康哉皆拜曰欽哉湛官至散騎常侍

阮籍為步兵校尉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咸字仲容籍兄子汝不得復爾

荀勗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

也汝等亦宦達人宜識吾此意勗後為尚書令卒
㢆衮有兄孤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衮乃剖荆笤為箕
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
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内婦道
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衮
雖州郡交命察孝廉舉清白異行皆不就
劉殷為侍中太保録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
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州之

學殷門為感嘗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諌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顔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名公洛商之義下念鮑勲觸鱗之誅

東海王越鎮許時王承為記室条軍越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条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承與阮瞻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又與瞻等書曰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

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殷仲堪為荆州刺史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食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謝混與族子靈運瞻曜晦弘微以文義賞會常因酣宴之餘為韻語以奬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康樂靈運侯國

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宣明
晦字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阿多曜小字弱冠纂華裔質勝戒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通遠瞻字采采標蘭訊直繼鮮不躓抑用解偏否微子基微尚微子即孔微也無勸繇慕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繇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宏微獨盡褒美初靈運父瑍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

加裁抑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宏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黙然言論自此衰止混歴位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

宋陶潛為彭澤令有高節嘗與子書以言其志並為訓戒曰天地賦命有生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

而窮苦荼毒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罔罔少年好書偶愛閒静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甞言五六月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故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

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為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其虞賓歷世垂光

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漢
漢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邱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
有漢眷子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
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廸前蹤渾渾長源
蔚蔚洪柯羣川載導眾條載羅時有黙語運固隆汙在
我中晉業耿長沙陶侃封長沙侯潛曾祖也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
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而可
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潛祖茂為武昌

太守於皇烈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運寔兹愠喜嗟余寡陋
瞻望靡及顧慚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
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
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
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
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何叔度為豫章太守子尚之以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

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朝中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王敬弘瑯琊臨沂人為侍中左光禄大夫子恢之被名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顔延之爲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旣貴重權
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
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
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閒居無事爲庭誥之
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
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
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蓄本乎性靈
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

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響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覩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雜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跡咸以可久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

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
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
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譽
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
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若
不能遺聲欲人出己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讓通
畏避矜踞恩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
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為貴以

辨畫所克見督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户牖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茍飢之志馳傾敧之望豈悞已悟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誡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智能預有文論若不練之多士較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屋之内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取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

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
黶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秖
足以成今之沮喪耶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
為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為
豈識量之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議每
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常人情不
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
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

之人非可一時同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富厚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為未達至分蘇温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止以僕役為資當施其情顧庇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

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晦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煞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合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迭成差品遂使

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顧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悔也隅奥有竈𥡴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餞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局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扑博蒱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

失敬致侮皆此之繇方其尅瞻彌要端儼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正其容而簡其事静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詳慇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悦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惟厚貌蔽知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嚬笑入戾耽愛犬馬則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

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絶久絲相敬絶絲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青者幾既青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紆其妄發其惟善戒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毁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

可為中和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諜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眄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於無心為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其及為人寧無

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垂遇中身迮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盡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燻心智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烟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

故藥之者嘗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於義寡焉頊盡誠
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矣夫廉嗜之性不同故
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執人我之心不以己之
所善謀人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
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奕碁之敵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
學嚬之敵將求去獘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
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應物之方必出於己或信
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

處逃毁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寛嘿以居潔静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噫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麄䵝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人琴歌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幽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

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萑萑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蘄穡者就之艱難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恒為德不慕厚貴有惜

者以理會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休事則慭靳結納及閒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跡又蒙蔽其善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常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

覩驚異之事或涉流傳遭卒廹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
已發將尸謗人廹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
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
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
漠為體寬愉為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
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
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
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芬與之化矣與不

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汙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可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By能以懷道為念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耳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為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温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

不通理用者凡養生之具豈間定實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蔬藿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内不繫於外是以稱體而食貧嵗愈嗛量腸而炊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耳況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藿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為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極而輪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

私殊慱其交道靡懐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夫人之生暫有心識幼壯驟過衰耗驁及其間天龤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丘壤迴遑顧慕唯數紀之中耳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久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

偶信天德逝不上慙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睽日鑿斯竅若通此意吾將忘老如曰不然其誰與歸偶懷所撰述略布衆條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别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宋孔顗為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顗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顗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緜絹紙席之屬顗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

東還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蕭思話為開府征西將軍其子惠開為太子舍人時與

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後轉黄門侍郎與侍

中何偃爭權表乞解職繇此忤旨免官思話素恭謹操行

與惠開不同嘗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

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阮鍾瑗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揔録部

訓子第二

南齊劉懷民平原人仕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子善明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治中從事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

王僧虔為侍中兄子儉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

視之不悅竟不入户儉即毀之僧虔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通數十家注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

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旋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繇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

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内外八褰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縣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勲無令子亦各縣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縣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皆是汝足知

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超越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廕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廕正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

有室累牽役中情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為可作
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
志輩為僧虔子志及彬寂等
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
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愧唯知愛深松
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耳
王志侍中特進僧虔子其弟寂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志
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
寂乃止寂卒為秘書郎

呂安國為湘州刺史有疾徵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

陳顯達為侍中鎮軍將軍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凌人復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

張融為司徒左長史永明中遇疾為門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

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正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其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常頗温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横歌哭哉正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異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别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

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辨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唯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誡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絶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

周顒為中書侍郎有名於時子捨幼聰穎顒異之臨卒

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

王騫太尉儉之子為黄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户本素族自然隨流可進不須苟求也

梁韋叡為護軍將軍散騎常侍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便説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

徐勉為中書令嘗為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

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繇才致幸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

且欲省其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閒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劉西邉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嘗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

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仄無復房宇近營東邉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辯保貸與韋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懸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

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希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為舄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便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

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勑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成資產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聊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

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遥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湯水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溢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述吾志則無所恨矣

王筠為秘書監光禄大夫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

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

沈少傅約語家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謝幾卿為威戎將軍南平王長史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官清慎皆幾卿獎訓

之力也世以此稱之藻歷官祭酒主簿
王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
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
立冬修夜朱明長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揉雜坐
無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為文則賈生
之外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修焉俯仰觀
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
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差等吉凶隆

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爼豆偶隂陽之義也道家則墮肢體黜聰明棄義絶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也義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明因辨果俾凡成聖斯雖為教差等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修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何昌寓為侍中驍騎將軍從子炯嘗慕恬退不樂進仕昌寓謂曰求黜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

各一途求點皆何氏諸從也

後魏源賀為太尉遺令勅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佚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已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

刁雍為特進征南大將軍汎施愛士恬静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

陸崇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楊椿為太保侍中致政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絶禄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賔僚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士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勅諸子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

斤絲帛百足已上用為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世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者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别齋獨食此又是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

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内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勅責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勅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搆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

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輙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惟楊椿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登位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緜

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

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之後終無恨矣

崔光韶為廷尉卿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禄命有限無容希進在官以來不冐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

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罹横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七十一孝静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甄琛為黄門侍郎時李謐博通諸經不就徵辟琛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

北齊魏收為左光祿大夫行齊州刺史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勵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嶽立為重有潛載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茍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盖乘之

而靡恤彼期逺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
亦人事其如一鳴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
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
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
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
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吕謟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
惒惡莫生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葢厚
棟不撓遊刄者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

皷動流俗挾陽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猒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蹈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

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喪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
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興乎勇進忘退苟得患
失射千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起炎火之室
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躓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門有倚
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端其
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强梁人囚逕廷幽奪其魄
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已信私玉非身
實過淄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

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禄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年非顏子仁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於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

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巵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座右

宋遊道為御史中尉兼太府卿剛直使氣每戒其子曰吾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顔之推字介為黄門侍郎撰家訓二十篇行於世

後周于謹為太傅大宗伯參議朝政每教訓諸子務存

静退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焉

賀若敦為忠州刺史鎮函谷為晉公護所怒徵還逼令

自殺臨刑呼子弼語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

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

以慎口

隋牛弘為右光禄大夫弘常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

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

趙軌為齊州别駕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誡

房彦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嘗為講説督勉之亹亹不倦終於涇陽令

裴矩字弘大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

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後入唐朝官至民部尚書

唐李襲譽為太府卿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好貨財遂至貧乏然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書讀之可以得官吾歿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一事亦何羨於人

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陵人故集古今聖賢誡子書於屏風令各取其一因曰若能留

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我家累葉忠鯁是吾所尚汝宜
師遵
王友貞琅琊人素好學於九經讀皆百遍訓誨子弟如
嚴君焉
劉晏善訓諸子咸有學藝
李叔明建中初為東川節度及駕幸奉天其子昇翊從
有功叔明每私疏誡勵見危臨難當誓以死昇奉父嚴
訓果著勳效識者嘉之

穆寧通達體命不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直道而已慎無為諂吾之志也

張茂昭為武寧節度使自祿山之亂兩河繼爲阻命之地茂昭表請舉族歸闕遣其妻李氏及男克讓克恭等先焉將行戒之曰爾曹將侍親出易定後之子孫勿為風俗所染吾無恨矣

田融魏博節度興之兄興幼孤融睦友而教導之會軍中分曹習射以角勝負興發矢連中融退扶而責曰爾

不能自晦取禍之道也故興於暴亂之時能全其身而致其位及興之節制六州請融為屬郡守朝廷察興誠不忍離其兄故特授焉

令狐彰為義成軍節度使臨行誡子以忠孝守節

柳玭為御史大夫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已不得不懇為學

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己無能而望他人用以己無善而望他人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為末事以氣義為凶人肥家以忍順保友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寄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奢與驕庶幾減過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言養

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榎楚雖用不可忽褊狹之胸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家門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菑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茍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

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猒之佞已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刓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尚慢遊躭嗜麴糵以銜盃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玆五不韙甚於痤疽痤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前賢明誡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以下修辭力學者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

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為君子

韓叔豐華州節度使建之父乾寧末建逼昭宗殺中山都將李筠教近衛諸軍害其八王冊德王為皇太子及李塘奔入鳳翔兼領同州乃修南莊起樓觀欲為南内行廢立之事叔豐見其跋扈謂建曰汝陳許一白丁乘時危亂位至方牧不能感君父之恩欲以同華兩州百里之地行其廢位覆族在旦暮矣吾不如先自裁免為

爾所累繇是建稍稍而沮其志

後唐符存審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嘗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携一劒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冐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至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為戒

劉玭魏州人為縣令子贊幼有文性玭誨以詩書志學之年夏月青布襦單衫玭每食肉食別於牀下置蔬食

以飯贊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則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祿不可分也繇是贊既及冠有文辭三十餘舉進士

錢寬為杭越節度使鏐之父鏐嘗於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遊於里中車從雄盛萬夫羅列寬每聞鏐至竄避之鏐即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為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為十三州上將三面受敵與人爭利吾所以不忍見汝矣鏐即泣謝之

晉高漢筠在常山嘗戒其子曰吾遊歷多矣觀風俗淳厚以經術相尚罕得如此地者教子訓孫可為終焉之計因負郭鑿荒為田種樹成圃凡議婚嫁必接士人竟葬於常山從其欲也漢筠官至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

漢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佐後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委遇瓘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於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瓘天祐十三年

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為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誡璀等曰爾等係車渡村百姓豈如劉開道等賊慣作非為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璀所至不敢誅求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七